

故园漫忆

犁辕 耩腿 牛索头

□灵魂鸟

秋天,最难忘故乡的庄稼地。故乡的秋,多姿,多彩。庄稼人,从田间收拢起金色,紧接着就复耕出红色、种下绿色。这时节,隔窗遥望山那边,我好好看看父亲的身子如今弓到了几十度,是否像记忆里的犁辕、耩腿、牛索头一样弯曲?

说起犁耙绳索,我不陌生。20年前,老家种地,和许多山村一样,靠的是牛套拉、木犁耕、木耩耩。虽然地不多,首先家家都得喂牛,若没有牛,种地是要作大难的。

那时,喂一头牛的户家较多,需要“搁对”,轮换着使用。至于种地家什儿,尤其是木耩,不很多,播种时,得挨号排队。因此,过秋天,时日很长,忙乎乎收半月,拖拖拉拉种半月,辛辛苦苦一个月。

幸亏我父亲是个大粗木匠、二粗铁匠,农具好赖样样具备。即使如此,我家的地也从无犁在前头种在前面。我父亲常把家什儿借出去,待每次还回来

时,不是这磕伤,就是那碰损,都得默默拾掇一番。

清楚记得,我八岁就给父亲牵牛,牵牛时最注意的是不让牛索头脱肩,隔一会儿,就要扶正,不能让牛拉偏、牛肩磨烂。十五岁时,我开始帮父亲扛犁扛耩扛绳套。尽管,犁辕、耩腿、牛索头常常蹭伤我,但我从没见过疼。因为,我看到太阳地里,父亲身上的茧子和伤疤,已经像补丁一样摆了起来。

婚后第一秋,我霸道地从父亲手里抢过了犁拐、耩把,也很自信地掌握起半个秋天来。也就从那一秋,我开始命令父亲给我牵牛。那一秋,我用野麻拧了根两米长的鞭子,然后在头顶一绕一甩,再呼上几声“嘞嘞”“嗒嗒”,山谷里便留下了我第一次耕种的秋符。

犁地耩地,包括给牛上套,看似简单,其实不易,可是项硬技术。那一秋,我犁的一半子地,是深一坨、浅一坨,粗一道、窄一道,本来平坦的地块,被我翻

成了河滩一样,坷垃还一堆堆。我问父亲,他说我关键没使唤住犁辕。我耩的麦种,更别提了,麦苗出来后,父亲叫我去看,发现稠的稠稀的稀,羊啃似的,断垄、串行地方很多。我又问父亲,他说我主要没掌握住耩,特别是耩腿。除此之外,那一秋,牛与牛索头好像比往年都累。

是呀,牛靠索头、犁靠辕、耩靠腿。我为父亲牵了多年牛,竟然没观察他犁地、耩腿的把式。只是深刻地记得,父亲开犁前先去摆弄那犁辕,定深浅,耩腿时总是吆喝着“耩腿”“耩腿”。但那时,父亲累得没空跟我讲啥意思。我只想象到,犁辕相当于车轱辘了,而不知道还得控制深浅。父亲的那一声声“耩腿”,我知道不是偏左就是偏右,和犁地时他吆喝的“嘞嘞”“嗒嗒”一样,管方向的。

其实,当年父亲无意间是告诉了我耕种的要领的。他曾说过:在成为一个好把式时,腰腿和肩背也差不多成犁辕、耩腿、

牛索头的样子了,只是我没领悟过来。后来我想起,开始去慢慢领悟时,却没机会了。

种罢两年秋后,我便转到县城,从此远离了田园。虽然年年回去帮父亲耕种,但田间已经有了手扶拖拉机,出点钱,就把地种了。因此,农具都闲置下来,多数人出门打工,牛都卖了,只剩下和我父亲一样年岁的人还在不停地弯腰。

近些年,回到老家,每次推开那间放农具老屋的门,阳光或月光总是先进去,然后顺着蛛网帮我找到犁辕、耩腿、牛索头。我从角落处的片片光华中,看到了一层层的锈,半在潜伏,半在脱落。轻轻抚摸,半是心酸,半是温暖。

犁辕、耩腿、牛索头,都是弯的,但这些年旧农具在家乡的土地上永远留下了直线和正方向。就像我眼里的父亲,尽管弯了,但行得直站得正;就像我眼里的秋岭、秋山、秋峰,守望家乡那片田地、那片丰收,让人永远难忘。

漫谈物候

银杏的深意

□马慢慢

潮汕有一道甜品叫白果芋泥,我吃过几次,十分难忘。

做法是挑选肉质干松的芋头,蒸熟、揉压成极细、极滑的芋茸。在一个干净的炒锅里下炸过香葱的猪油,加入芋茸和白糖,使慢火翻炒到芋茸、白糖、猪油完全融为一体,最后放煮熟的白果。这样做出来的芋泥香甜肥美,令人欲罢不能,但是多吃几口难免发腻,此时偶然吃到一粒口感软糯、滋味平淡的白果,就觉得极适口。

眼下,白果早过了收获的季节,而会结白果的银杏树终于金黄得明澄纯净,在秋风中傲然登场。

如果说有什么植物最能代表秋天之美,那只能是银杏——只有看过如此灿烂的金黄,才能甘心过冬啊。秋天湛蓝而高远的天空中,南飞的大雁再叫得苍凉,法国梧桐的悬铃再落得满地都是,只有当银杏叶子都变黄时,人间才有安静和肃穆的氛围。如同关掉了耳边的喧嚣声,天地间一时充满了深意,人们会忽然有了凝神沉思的需要。

我曾见过两次好银杏。有一年,上海深秋微雨,空气中氤氲的水汽仿佛显影剂,让眼前的一切都变得格外清晰。走出地铁口,湿冷的寒气冻得人一激灵,抬眼间看到几株银杏已是遍披金色华服,在被雨水染得浓重底色的柏油路边庄重地耸立着,树干很直,不蔓不枝,像男人的骨骼,清俊、硬朗。风吹过,一地零星碎金,翻飞的黄叶甚至铺满了街边墨色的铁艺长凳。

身处闹市,车水马龙近在咫尺,但那几株银杏所在的地方仿佛另一个时空,那里时间静止、轮回尽灭,唯有永恒长存。那一刻我感受到滚滚红尘中极难得的静谧的力量,大到足以轰去人的三魂七魄。

还有一次是在一个晴好的午后。在一处小小的儿童游乐场边,有一株十分粗大古老的银杏树。它的树冠岔开,泼泼洒洒的就像女人散开的头发,在秋日的阳光里,一树的明媚动人。彼时银杏树叶片片亮黄,厚厚地铺满了地,幼稚稚子追逐嬉笑其上,虽是深秋,却一派生机。看着眼前那一幕,一边代表了生命的亘古与厚重,一边则是新生的未来与希望,我不禁感慨,在生命的长河中,这一瞬即是永恒。

也许就是因为银杏天然带着的禅意与宝相庄严,所以才被佛家选为菩提树的替代,遍植于古寺中吧。它仿佛收集了普天所有的悲欢,因此要绚烂时便能一夜间璀璨明艳到极致,要决绝时便义无反顾地洗尽铅华,任再迟钝、再没有慧根的人,也能从它身上体会到——四时变换,无非一弹指间,缘起缘灭,也无非一閃念间。

我想,如果有神灵,银杏一定是他们在世间留下的神迹。

心灵深处

瓦松和故乡

□菊心

我的少年时光一直在乡下,住青砖大瓦房和窑洞。那些大瓦房都是清代民居,瓦房上,很适合一种叫瓦松的多肉植物生长。那时候,雨天,我坐在大宅院里的廊檐下,看对面瓦房上的瓦松发呆。上学了,我又会在作文课上望着教室对面房屋上的瓦松发呆。那些古老的大宅院连成片,房子也对称而建。多亏了那些可以孕育瓦松的古老的大房子,它们让我学会了沉思,在沉思中,文字发芽,长成一种叫作灵感的东西。

瓦松很招人喜欢,被亲切地称为“肉肉”。我在网上搜索,发现它主要分布在深山向阳坡面、岩石隙间、古老房屋的瓦缝中。这样看来,它需要的应该是一个长期形成且从未被破坏的环境,一旦环境变化,它将无法存活。

我仍觉得它很好养,养在我老家,在那些青砖黛瓦的瓦房上,野生野长,不畏严寒酷暑,不惧风霜雨雪,也不嫌弃脚下土层的稀薄。

我想要的是那种长在故乡老瓦房上的瓦松。看着它们,似乎可以缓解我压在头头的某种情绪。这种瓦松,我在老家刘家寨看到过,在其他一些古村瓦房上也看到过。在伊川白沙参观古镇时,我又看到了。我用钥匙小心地在一处湿润的墙根下取下一棵,准备带回去养起来。

街两边古宅的房坡上,无一例外长满了瓦松,在瓦松开花的季节,一株低到房檐上的瓦松,似乎为了欢迎我们的到来,粉红色的小花,一朵朵开到了极致。随行的朋友纷纷拿出相机拍照,当地的朋友甚至提议把那朵瓦松摘下来送我。我郑重地摇摇头拒绝了。长在古老村落青砖黛瓦瓦缝隙里的瓦松,是从旧时光深处走来的一段乡愁,也只有长在那里,才是旧时的模样。

这让我想起前几日随扶贫志愿者走访的一个古村落,在一处杂草丛生的老房子门前,一块巨大的元宝石卧在那里,有人提议把它卖出去换几个钱,以缓解现在宅主的困窘。元宝石,因其形状神似元宝而得名,别名碾光石、碾布石等,是古代染布作坊用于碾整染布成品的特有工具。这家房主的祖上,可能开过染布作坊,并以此经营维系一家人的生活。这本身就是一个传奇,石头,见证着一段历史,倘若有一天,石头没有了,也就断了故事的根。

岁月无情,人会老去,沧海会变为桑田……我们费尽心思,也留不住一段时光的尾巴,在自然与老物件面前,我们唯有敬畏。

至爱真情

皂角情

□张伟霞

我又一次梦见外婆村口那棵古老的皂角树。我仿佛看到那个梳着羊角辫的小女孩,奔跑在去外婆家的路上,站在树下,此刻正眯着眼睛朝路边张望,花白的头发在风中飞扬。

外婆去世好多年了。在那个夏日炎炎的中午,外婆打着锄头从田里归来,顾不上休息,舀来清凉的井水,洗掉脚上的泥巴,忽然,头一晕,栽倒在了地上,从此再也没有醒来。在那个艰苦的年代里,外婆含辛茹苦地把四个子女拉扯大,待到儿孙满堂,可以享清福的时候,却永远离开了我们。

皂角树默默地伫立在那里,犹如遥远的灯塔,小的时候,当我远远看见这棵皂角树,就知道离外婆家已经不远了。皂角树又像士兵,忠诚地站在村口,保护着外婆,保护着这个家。

立夏时分,皂角树上开满了小黄花,密密匝匝,微风袭来,香气扑鼻。由于久住在外婆家,邻家王婆婆笑着说,你妈妈不要你喽!我信以为真,淌着泪找到正在树下纳鞋底的外婆,外婆慈爱地将我搂进怀里,用粗糙的手抹去我脸上的泪水,说:“傻孩子,过一段时间妈妈不忙了,就来接你了。”深秋,皂角树上高悬着的浓黑坚硬的皂角在风中叮咚作响,我蹲在树下,捡起掉落在地上的皂角,那油黑发亮的皂角形如刀鞘,轻轻一摇,哗啦啦作响,好玩极了。

如今,这棵皂角树长得更加粗大,外婆也已故去,小院早已人去楼空。

外婆静静地睡在离皂角树不远的田里,皂角树日夜守护着她。当我踩着松软的落叶,来到外婆坟前,取出她生前最爱吃的食物,我仿佛又看到外婆那和蔼可亲的笑脸,眼泪顿时模糊了双眼……

闲情偶寄

闪光的石头

□卧龙

机器捣碎石块的声音,有节奏地击打着山谷,像是铿锵的劳动号子。小山村开始醒来。

石头是这个村庄的名片。脚下踩的,墙上垒的,门前摆放的,全是石头。石阶连着石路,石路连着石屋,石屋连着大地上横卧的石头。这便是石头部落的民居区,一个古老的、藏在石头堆里的小村子。

这里的石头老啊,石头上一个个小小的旋涡,像是一串永不磨灭的文字,记录着这里千万年来的风云变迁;这里的石头奇啊,像鳄鱼,像灶台,像金蟾昂首望月,试图窥探遥远宇宙的奥秘;这里的石头美啊,巨大的岩石上结出美丽的晶体,跳动着,闪烁着,盛开成永不凋零的花朵。

不远处,几个男人忙碌着,正在做房屋改造,家里都要砌成石头房子,这是旅游开发的需要。他们很自豪地说:“我们这里拍过好多部电影!”

他们的汗珠滴落在石块上,石头闪烁着耀眼的光。



秋牧

老铁 摄

本版联系方式:65233629 电子信箱:lydaily618@163.com
选稿基地:洛阳网·河洛文苑 选图基地:河图网 洛阳网·摄影天地

若有所思

火车纪行

□张雨晨

乘火车没座位的时候,我常常连续一两个小时站着看窗外。

小小的方形窗格出一片黄色的原野,许是山的缘故,那地不是平坦的,而是弧形向上爬伸的,看不到边界,似乎随时要倾泻下来。一条条田垄规整得出奇,可是突然高出一片未收割的完全枯黄的玉米,像是被遗忘在另一个世界。那片黄色中有零星的黑影,人的背脊以一种不可思议的弧度弯曲着,深埋进无边的枯黄间,倒和弯曲的田地契合。有一种原始的力在蠢蠢欲动,坚韧地承受着天

地的重压,又随时挣扎着挺直脊背。沉寂之后,新绿爆发。一团团绿色的“火山”似乎随时要喷发出生命,纯粹得令人窒息。突然,极自然的,一条蜿蜒晶亮的溪流从中淌过,又在远处消失,似乎能听见潺潺的流水漫过黑色的土地,抚摸光滑的卵石和粗糙的沙砾,悄悄融入生命跳动的绿色脉搏,再催生新绿。

偶尔,火车也驶入黑洞洞的隧道,浓稠的黑色如同鬼魅,烟雾般紧贴着玻璃,向窗缝探头探脑,试探着碰触,妄图进入活物的世界。头顶有惨白的车灯,

于是映出疲惫空洞的没有表情的旅人的脸孔,而窗外是什么也看不见的。胸中渐渐浸满压抑,可黑暗不止,那上涨的水势还没有停下的迹象。

等到房舍屋脊渐多,行程已进入尾声,火车呜呜地鸣笛,擦身而过的呼啸和铁轨撞击的咿呀声一股脑儿地涌来,杂草也愈加稀疏。很快,就见到高高的站台。乘务员高喊着“让一让”,挤出人群,在车门旁待命。

五六分钟后,双脚就再度踩回坚实的地面了。

洛陽日報 分类广告 声明·公告 发布热线:65139977 65139988 15896655956		声明公告 遗失声明 注销公告 通知启事 微信扫码 一键办理 方便快捷 地址:洛阳市西工区南昌西路36号唐宫大厦8楼818室 法律顾问:河南洛洛律师事务所 卢晓星主任 13939848955	
声明公告 洛阳汽车租赁有限公司车辆豫CF9668(营运证号:410300032583)、豫CQ655挂(营运证号:410300032582)营运证丢失,声明作废。 洛阳旺家物业管理有限公司公章丢失,公章号:4103270101668,声明作废。 乔子琦租赁泉舜购物中心2044号商铺(面积114.88m²)管理费保证金收据丢失,收据号:3824676,金额:3446元;POS机押金收据丢失,收据号:3824675,金额:10000元;质量保证金收据丢失,收据号:3824674,金额:10000元;装修押金收据丢失,收据号:3824669,金额:5800元,声明作废。	洛阳申华运输有限公司车辆豫CA8056(营运证号:410300010474)营运证丢失,声明作废。 洛阳市西工区正泓烟酒行食品经营许可证副本丢失,编号:JY14103030019767,声明作废。 河南黄金建筑安装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,核准号为L429700000581,声明作废。 编号为L411893970,姓名为李子涵,出生日期为2012年5月8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,声明作废。 编号为0411398480,姓名为李贵泽,出生日期为2014年9月26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,声明作废。	洛阳市瀍河区精诚模具加工部河南省税务局通用机打发票丢失,发票代码:141001420043,发票号码:05789529,声明作废。 编号为P411007210,姓名为齐一凡,出生日期为2015年8月27日的出生医学证明丢失,声明作废。 徐杰辉塔吊证丢失,证号为豫建起C-TC11564,声明作废。 偃师市城关镇自由汽车养护中心开户许可证丢失,核准号为J4931000369801,声明作废。 河南黄金建筑安装公司开户许可证丢失,核准号为L171600002201,声明作废。	公司分立公告 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产业园有限公司股东会决议,拟派分立洛阳群伴电商云产业园有限公司,原公司存续,根据《公司法》和相关法律法规的规定,公司分立前的债务由分立后的公司承担,本公司债权人可自公告发布之日起45日内,要求公司对债务清偿方案进行修改,或者要求清偿债务或提供相应担保。本公司债权人未在规定时间内行使上述权利的,公司分立将按照法定程序实施。特此公告。 联系人:李艳丽 联系电话:13525417972 洛阳中浩德电商云产业园有限公司